



鬼屋春秋

牧夫



花城出版社

鬼屋春秋

牧夫

I247.4
80

鬼屋春秋

牧夫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华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1插页 190,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930册

书号: 10261·929

标准书号: ISBN 7-5360-0009-X/I·9

定价: 2.30元

序

一九八五年冬，广东省召开了消灭血吸虫病庆功大会，宣布广东省境内血吸虫病已经消灭，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历史已经终结了，这是广东省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人类要消灭自然界一种生物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要消灭为害深重的血吸虫病，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毛主席在《七律·送瘟神》中写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就是解放前血吸虫病疫区悲惨荒凉景象的写照。那时要送走“瘟神”，一定会被认为是可笑的幻想。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对消灭血吸虫病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一定要把瘟神送上天，一定要改变疫区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广东省各级党政领导和全省人民特别是疫区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决心。这一愿望和决心，转化为消灭血吸虫病的强大动力，掀起了全面歼灭血吸虫病的群众性防治运动，各级领导、血防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深入疫区疫点，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了把消灭血吸虫病和发展生产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综合措

施，组织了一支包括教授在内的强大的血防队伍，奋战在血防第一线。动员起疫区人民同病魔作斗争，动员和组织了非疫区人民的支援队伍，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援疫区人民。成千上万的人们在酷热的夏天，在寒风刺骨、水冷如冰的冬天，在缺乏血防水利设施的北江、漫水河等大中小河流沿岸，和广大荒漠、钉螺密布的草塘上拼搏奋战。经过三十多个春秋的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将各项消灭血吸虫病的综合措施落到实处，终于将一批批为消灭血吸虫病和发展生产的血防工程，特别是水利建设工程兴建起来了，一片片钉螺密布的荒凉草塘被开垦了，一条条旧沟废渠被填平了，一个个疫点被奋战在血防第一线的英雄们征服了。消灭血吸虫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展疫区生产，提高疫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愿望实现了。

消灭血吸虫病和人类社会用刀剑以及机枪、飞机、大炮等武装进行军事战争完全不一样，但确实又是另外一种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你如果不将它消灭，它就会肆虐地毁坏人们的健康，甚至瘟疫蔓延，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安全。我有幸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参加消灭和防治血吸虫病的领导工作，加入了战斗行列，亲身经历了当时消灭血吸虫、赶走瘟神、改造山河的伟大壮举。如今忆起，往事历历，激情澎湃，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在消灭和防治血吸虫病的战斗中，省、地、县、社、队干部特别是疫区社队干部，敢想敢干，排除万难，坚定地指挥战斗，发挥出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兵发挥了模范表率 and 骨干作用，科技、医务人员发挥了很好的科学技

术指导作用，有多少干部、科技人员、医务人员为兴修血防水利工程，为人畜治病防病，查螺灭螺，查水管水，长期奋战在疫区第一线；有多少同志在战斗中因感染而抱病终生；有多少同志因感染而多次倒下去，经过反复治疗而再次站起来，重返第一线战斗岗位，进行英勇的斗争；有多少同志为消灭血吸虫病而贡献出整个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疫区人民早日脱离贫病交加的苦海，过上幸福的生活而默默无闻地辛勤劳动，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今血吸虫已被消灭，瘟神已被送走，疫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到这些，我更加深切地怀念着为消灭血吸虫病而贡献出青春和宝贵生命的战友。我谨向在血防战线上的大批先进工作者，和在血防工作中作出贡献而没有被人们所熟悉的无数无名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祝他们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广东省消灭血吸虫病的艰苦斗争历程证明：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依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广大革命干部、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和英雄的人民群众，才能彻底根治血吸虫病，把瘟神永远送上天。无数英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代价，造福了人类，造福了子孙后代，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他们的崇高革命品德值得我们赞颂。

牧夫同志的长篇小说《鬼屋春秋》，是第一部正面描写广东省血防工作的文学作品。小说刻画了党的基层干部和科技、医务人员先进代表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他们为消灭血吸虫病，改造山河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德，反映了我省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历史时期的若干重要侧面，相信对读者更深

刻更全面地了解我省消灭血吸虫病的史实和重要意义有所帮助，值得一读。

罗 天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内 容 提 要

荒凉的古驿泊大草塘，有个异姓聚居的村落，叫五家村。村内没有祠堂，却有一间鬼屋。

不知什么时候起，五家村一带流行着一种怪病：病人腹部鼓胀，易长难消，村人称之为“万年胎”，据云是鬼屋里的鲇鱼姑娘作法引起的。此说当属无稽之谈，无奈村人死于此病者众，且过了“百日”，都愿意花两担谷子在鬼屋内买个神位，以托赖鲇鱼姑娘庇佑。追溯起来，这规矩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土改时砸了那些“神主牌”，但这鬼屋在村人心目中，仍然是“生人勿近”的禁地。

一九五九年春，村里来了一群医生，为百姓查病治病。他们在鬼屋里安营扎寨，免不了又闹出些古灵精怪的事来。扑朔迷离中，竟引出一段人世悲欢离合。这故事与鬼屋有何瓜葛？鬼屋之谜最终如何揭开？那就请读者到书去寻找了。

本书行文通俗，悬念迭生，情节动人。是一部具有广东特色的章回体小说。

目次

序		罗天
引子		1
第一回	百余载人世沧桑 迂回曲折 五家村鬼屋掌故 扑朔迷离	4
第二回	自惭形秽 扁鼻人怕见扁鼻猫 任重路遥 千里眼巧识千里马	15
第三回	求出路 鸭寮西施未忘生死缘 点迷津 赤脚书记难解蝴蝶梦	25
第四回	鬼屋护花 美男子殷勤备至 神符有术 小霸王威力无边	39
第五回	厕所里头做文章 瞒天过海 狗屎上面打主意 欺世盗名	52
第六回	奇奇奇 陈组长奇放大卫星 险险险 剃头和险作冤死鬼	63
第七回	医者父母心 关天性命非儿戏 书生金石性 掷地心声赤子情	75

第八回	闻所未闻 吃饭竟要先交尿	85
	忍无可忍 有理何妨强出头	
第九回	病也苦 饥也苦 难说苦中苦	94
	生亦难 死亦难 苦熬难上难	
第十回	为救苦命人 憨男儿无辜受过	108
	须防偷花贼 烈女子未卜先知	
第十一回	心机尽算 居然浑水摸鱼	119
	情窦初开 知否悬崖勒马	
第十二回	保平安 四姑问卦龙王庙	126
	还夙愿 三婶祭坟乱葬岗	
第十三回	一石三鸟 早已心中有计	135
	七灾八难 复遭手下无情	
第十四回	施阿柳暗施小计消灾难	144
	武郎中耀武藏威慑凶顽	
第十五回	认是为非 糊涂汉死心罹大祸	152
	以德报怨 好医生献血救垂危	
第十六回	母训谆谆 问女能领悟多少	162
	乳泉滴滴 愿君知价值几何	
第十七回	梦里乾坤 总是人间恩怨事	173
	镜中花月 终非世上爱憎情	
第十八回	撑大旗作虎皮 巧言令色	186
	为百姓谋鸿福 务实求真	
第十九回	放下拳头 皆因众怒难犯	198
	情逾手足 不外同气相求	

第二十回	鬼屋有灵 应怜旧鬼迎新鬼 人心向背 莫怪好人哭坏人	211
第二十一回	心怀鬼胎 队长日里见鬼 目无神怪 书记夜间讲神	226
第二十二回	起死回生 心病喜随身病愈 愁眉锁眼 解铃还待系铃人	235
第二十三回	天起不测风云 难图报喜 人有旦夕祸福 乐极生悲	251
第二十四回	洪水无情 书记见危施救 生年有幸 父子死别重逢	262
第二十五回	报喜不报忧 意在沽名钓誉 辨真先辨假 敢于仗义执言	272
第二十六回	痛割心肝 忍负半生儿女债 难寻骨肉 可怜天下父母心	286
尾 声		297

引 子

病榻缠绵长夜，魂萦鬼屋春秋。草塘驿泊古今愁，扁鹊华佗束手。夭寿绝非天定，穷通贵在人谋。少时意气逞风流，残梦空留内疚。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凡在人生的旅程中，经过风霜雨雪、走过泥泞沼泽的人，是不难理解的。有些读者也许不耐烦道：“我们没有这般经历，也没工夫去揣摩什么诗词的意思，拿这来唬弄我们作甚？”实实在在，笔者在此既非插科打诨，亦未故弄玄虚。倘若读者赏脸，嚼蜡般读完本书，也就完全明白了。而且，诸君有所不知，这首词的来历，本身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数年前，笔者准备写作本书，跋涉在粤北山区，踟躅于西江河岸；在昔日的残墙断壁前苦思，荒滩草塘边冥想。正在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却又似乱麻一团的时候，偶然与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邂逅——一位不慎染上了血吸虫病，又由血吸虫病并发了晚期肝硬化、脾肿大、贫血症等多种顽疾的医生。

他年刚五十，但往昔的岁月，今日的病魔，像无情的霜雪，染白了他的鬓发；如岩中的水滴，冲蚀了他的前额。刻下的一条条深深的皱纹，年轮似的，映衬着他那被压弯了的

躯干，更显得佝偻、干瘪、丑陋。若不是他认出我来，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人，竟是二十多年前那位翩翩少年。他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话是喘息着的，声音是沙哑的。自言自语似的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我早听说，你要来……唔……我骂过你们，骂你们是胆小鬼，不敢到我们这些地方来……我曾经想去省城……找你，也想过……自己来写……但一来贱体多病……二来力不从心。现在，你总算来了……我想请你写……”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两片发黑的嘴唇在微微颤动；瘦削的面孔板着，最后是木呆了，像泥塑似的；眼光也变得黯淡哀愁，僵滞无神。显然，他已陷入追忆的漩涡里——思维在漩涡的激流中沉浮，感情被激流冲刷着、撞击着。看来，除了疾病对他的折磨，他心底里的隐衷，也像无数毛毛虫般的在噬咬着他、折磨着他……

蓦地，他的眼睛似乎闪出一星火花，双手握着拳头，声音竟激越起来：“……粪土落田好作肥，你，就写鬼屋吧！”

没等我明白过来，他又一次紧紧握着我的手，急切而又发自肺腑地说：“你跟我一道去，去鬼屋……确实，那里，有真鬼……有假鬼……有恶鬼……有冤鬼……有人变鬼，也有鬼变人……总之，有好多可以让你写的故事……走吧，跟我走，到了那里，我再跟你慢慢说个仔细。”

他说着，说着，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是激动？是难过？是忏悔？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创作的欲望，老医生奇怪而又执著的要求，终于使笔者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傍晚，随着他来到鬼屋。虽然时过境迁，

今日的鬼屋已非昔日景况，但屋外的杜鹃泣啼，屋内的窸窣声响，都不免令人头皮发怵、毛骨悚然。好在笔者并不十分怕鬼，要不然，真会如入宝山空手回了。

《鬼屋春秋》初稿出来以后，忽接老医生一信，说病情转重，住进了医院。信末还附了本书开篇那首《西江月》。由是笔者沉思良久，总觉老医生别有一番心事；于是，携了礼物，带着稿子的打印本去探望他。他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脸孔更瘦削了，气色更衰弱了。他见了稿子，便一把抱在怀中，眼睛里交替地闪现着希望之光和怀疑之色。笔者有意提起那首《西江月》，老医生却避而不说，只祝愿笔者的书稿早日问世；又说届时若他已离开人世，则希望能在他的墓前焚烧一册以作馈赠。言毕，不禁潸然泪下。

笔者一直在想，是什么目的和动机使老医生执著地要把鬼屋的故事见诸文字，留之世人呢？而读者诸君也许会问：老医生对《鬼屋春秋》如此关注，莫非书中有他的影子？抑或其中哪一个人物就是他的化身？笔者以为，最好且慢对号入座；因为既是小说，就必有虚构成分，即使书中人有其型，事有所本，也只不过是作者借以铺设成文的依据而已。正是：

人世传奇非鬼话，

假编故事说真情。

欲窥全豹，请看正文。

第一回 百余载人世沧桑 迂回曲折 五家村鬼屋掌故 扑朔迷离

话说当年，正是力争上游、超英赶美的岁月。长城内外，三面红旗蔽日遮天；大江南北，万马奔腾你追我赶。数不尽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看不完气壮山河的宏伟画图。可惜大千快干苦干缺少了科学头脑，假话大话空话成了时尚流风；乃至离奇古怪之事，荒诞无稽之谈，都可以使人信以为真，习以为常。如今在下且说一段当时的人情世态，倘能让年长者温故知新，后生者增广见闻，也就于愿足矣！

且说我国南方有个会水县，境内有一个大草塘，土名叫做古驿泊。草塘东侧，散落着几个村庄，其中最大的一个名叫五家村。相传建村之初，只有从粤北迁来的莫姓兄弟五家，因此得名。这莫氏五兄弟宗支繁衍，世代相传，到了明末，丁口几达千人，便改名莫家村。后来，大草塘流行起一种离奇古怪的病，患者不论男女老少，尽都黄脸皮，高颧骨；颈项似丝瓜般骨棱分明，几条大蚯蚓般的血管攀附在打皱的皮肤上；手臂像水瓜一样，肌肉显得松松浮浮；腹部胀鼓，犹如怀抱个大西瓜；下肢浮肿，又像两条大节瓜；整个体型，看上去十足是个葫芦瓜。当地百姓不明原委，便给患者起了个形象的名字——五瓜人。又因在病人的肚皮上可以摸到一团硬块，会长会大，难消难化，故又称之“万年胎”。多少

年来，~~此病~~~~了~~~~大草塘~~~~的~~~~繁~~~~的~~阎罗，加上水旱为患，战火连年，~~五家村~~人死的死，~~散的~~散，到了抗日战争前夕，除了自称来此照管鬼屋产业的崩口海一家外，村里的莫氏后裔，只剩下一位六十多岁、以补锅营生的老人。加上前后陆续搬来的张、施、卢、邹四姓，于是顺理成章，又复名为五家村。不久，那补锅师傅归天了，除了崩口海一家，五家村莫氏的香灯已濒临绝灭。不过，有人道：五家村的人丁越死反倒越多。你道为何？原来，日本侵略军在大鹏湾登陆那年以及一九四三年大旱，竟成了五家村人口骤增的机会。当时，逃难和逃荒的人们，纷纷拥进人烟稀少的大草塘，尽管“万年胎”造成生的少、死的多的恶果，但五家村总算逃脱它周围那两个绝村遭到的厄运，没有沦为名副其实的无人村。

五家村虽然没有灭绝，但也够荒凉的了。从村外看去，但见树木，不见人家。村里，到处是遍身青苔的乌桕树，不会结果的野龙眼，纵横交错的箬竹丛，高与肩齐的黄茅草。断壁颓垣，攀满了馒头藤、剑花箬；荒宅地基，乱长着空心芦、山芋头。村邻来往，没有街巷可走，甚至要用刀在杂乱的竹丛树隙中砍出一个洞来钻行。老住户们居然说不清哪里是村头，哪里是村尾……这也难怪，当初那些落难之人，只想在这大草塘的一隅喘口气，何曾打算在这蛇鼠出没之地安身立命？大多随使用旧砖头、土坭坯围起屋墙，再找来芦苇、蕉叶盖顶；或者干脆砍几根毛竹做支架，盖上茅草，撑起一间人字形的草寮，求其挡住风雨也就算了。

在一片竹篱茅舍之中，倒有一间灰墙瓦面大屋，可惜那不是活人的住所，而是鬼魂的阴宅。五家村里，各姓都没有

宗祠。不论本村或是邻村的人死了，到了百日，便都给鬼屋交两担谷子，在鬼屋的里进买个神位，把亡灵供奉起来。倘若死者能在鬼屋里寿终正寝，设斋超度，其亲属更可望得到神灵庇佑；当然，那又得多交五担谷子“福寿钱”。立下来的这些规矩，虽无文字为凭，但约定俗成，因循相袭，谁也没有异议；还认为那是鬼神聚集之地，索性叫它鬼屋。什么“鲇鱼姑娘”、“透墙灾”之类离奇古怪的传说，也不胫而走，越传越奇。一年当中，阴历的三月清明，七月中元，按照民间迷信的说法，都是阎王爷放鬼到阳间接受供品的日子，不论男鬼、女鬼、老鬼、少鬼、善鬼、恶鬼……到时尽可以无法无天，肆无忌惮。这鬼屋也就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世界：香烟缭绕，烛光摇曳，鞭炮连天，祭品满台。就连那些病人膏肓、家贫如洗的“五瓜人”，也千方百计寻得一块发糕、两件猪肉、三碗米饭、四节竹蔗，到鬼屋膜拜一番，祈求神明庇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土改时，工作队动员村人破除迷信，把神皮、神台和神主牌砸了。但鬼屋似乎阴魂不散，古灵精怪之事，仍时有所闻。弄得古驿泊大草塘一带的百姓，莫不把它视为生人勿近的禁地，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这一天，五家村大队支书德伯领着七八个人来到鬼屋大门前。这班人有男有女，有长有少，身穿一色蓝灰干部服，肩挎牛皮大药箱，挑着被服铺盖、水桶之类的日用品，以及显微镜、玻璃杯等等一类太草塘里甚是少见的东西；有个女的，还背着个小男孩哩！看这班人的行头打扮，而且要住进鬼屋，便引起了五家村人的好奇和吃惊，更不免替他们担心起来：哎呀呀，莫非他们吃了老虎胆，抑或长有三头六